濯纓亭筆記

濯纓亭筆記卷四

長洲戴 冠 章甫

芙蓉花曝乾置竈上則樟木蟲自死蟲赤翅白項而臭專生竈上

飯糝能腐青石猫糞能腐錫

龍生九子不成龍今器物之飾皆其遺像云蒲牢好鳴今鍾上獸紐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頭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屓贔好文今石碑兩旁龍蚣蝮好負

重今碑下石獸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蚩
吻好吞今殿脊獸頭嘲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
此相傳之說未知出何書漫識之
韓退之平淮西碑視段文昌所作不啻蘇合與
蜣蜋之丸耳向令李愬少知文義猶欲垂名於
韓子之文而不願易矣況初未嘗沒其功乎文
昌無恥承詔不讓而爲之自後世識者視之何
如哉然予觀韓碑叙事有云皇帝歷問于朝一
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今五十年因撫而

有順且無事以至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附牢不可破皆言羣臣不欲伐蔡之意意者當時庸劣失言之徒讀愈此文而内愧陰喙愬妻入訴未可知也世事之衆楚一齊多類此可勝歎哉

元楊髠發宋諸陵事倪端叟游杭雜藁云在歲戊寅十二月周公謹癸辛雜識則云在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又云事起於天長寺僧聞成於演福寺僧澤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辦爲澤痛箠脅以刃令人逐去大哭

而出宋景濂書穆陵遺骼則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奏請如二僧言云云按戊寅乃至元十五年明年宋亡世祖始混一天下若甲申乙酉則宋亡已六七年守陵之官亦遯去不在矣必丙子之後或端宗方立或帝昺航海之時妖髡乘亂而為此或嗣古妙高嘗獻邪謀於南北未一之日欲使潛發宋陵以泄其氣而世祖從之爾

大抵此事當在至元十五年者近是宋公所書必仍野史之誤也南村輟耕録亦云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事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惡斯言得之矣

秦崇山東單縣人爲應天府尹民有婦從外夫而亡爲其夫所得執詣崇崇杖殺之是日崇見婦來曰我罪不至死何爲殺我崇呼左右逐之無所見崇尋病暴死沈福者浙之德清人知眉

州嘗獲賊婦七人福命曳諸市身自衣緋涖刑呼伍伯用大杖擊其首而斃福壽疽發背死二人皆輕視人命淫刑以逞其死也謂非天道乎

吳節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歷知岳州府岳有盜亡命其婦坐繫有娠當免身節命於獄戶外設箄箔蔽風使孳媼視之已而婦以產難死節出俸資命獄吏買棺付其家人瘞之後岳州江中盜起勢甚猖獗藩臬以聞于朝　詔命府衛合兵討之兵甲犀利士卒精悍自謂賊不足滅

不意陷入賊伏中悉爲所戕無脫者賊中一人忽大呼曰恩主吳太守安在已而登舟見節叩頭自言姓名則前瘞婦之夫也親護節登陸舟中之人皆得全節後仕至都御史嗚呼節之加恩賊婦亦古罪人不孥之意初無心於望報也特以一念之仁終阽危而獲濟豈可謂非天道哉然以盜之不道猶知感恩而不忘報如此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詎不信夫

用甕盛人糞埋之背陰處土中久則化爲清水

取出可塗瘡瘍

治痢疾方薑四錢竹刀刮去皮切碎如白痢不去皮茶四錢去梗水二鍾砂銚煎六分服之差

癬藥方海桐皮川槿樹皮各等分剉碎用汲器下滴無根水浸半日先以麻布擦瘡微損乃用布裹藥擦患處以瘡去為度

蝦蟇大而黃色者最治小兒疳積去皮去首用鹽塗之白酒浸少頃置新瓦上微火炙熟與兒食之神效

食羊肉過飽食栗子一兩枚即消食瓜傷多食鹽少許食蟹中毒飲紫蘇湯解之

造海石法取苦瓜蔞擣碎連汁用煆過蛤粉和匀作餅曝乾入藥最去痰盖鹹能軟堅蛤生海中得鹹性多而瓜蔞性又去痰者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痰易於取效若以海浮石爲海石非是或云自有眞海石非人造者惟御藥房有之

被虎傷者啖菜油一兩盌爲佳食諸禽獸惡死

肉者亦宜服此

吳俗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太湖漁者千餘家盛陳牲醴饗並湖諸神祠祈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可以揚帆取魚謂之五風信

王華江西建昌人爲浙江按察僉事弘治丙辰六月行部如温州途中有大蛇隨舟而行舟人驅之不去蛇昂首若欲登舟者王衣冠起坐船頭祝曰吾奉朝廷命出廵此土蛇何爲者欲作

孽耶蛇俯首逝去至郡入分司則蛇已先在蟠於中庭王使隷卒擊逐之忽不見王意殊怪之夜坐寢室聞有聲拉然蛇自梁間墜下王驚呼左右俄失蛇所在自是得疾神志瞀亂旬日遂殂或云王一歲前嘗夢人告之曰我章容也當與公同去王寤以語人亦莫測所以比在溫公廨前有樟榕樹大可數抱蓋三四百年物以二木交生故名一日樹忽無故而仆吏入白曰樟榕倒矣王已病殆聞之憮然少選遂氣絶

沈洪濟烏程人有姊入宮為女官洪濟登鄉薦小錄進御其姊見洪濟之名作詩寄之曰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御輦趨青瑣夕奉綸音侍禁闈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恨無歸年來喜子登金榜同補山龍上衮衣一時多傳誦之

郡邑城隍之神當用木主今為土木之偶被以衣冠又求一人以實之且立後殿設像為夫人世俗可笑事大率類此附城之邑令長初涖任

祭祀或旱潦祈禱皆當就郡祠行禮今往往別立祠亦非也紹興府城隍神初設土偶嘗爲太守白玉撤去後有通判于其貪鄙無識乃復設像更立六曹若郡邑官府之制其年朝覲幸不黜免遂自謂神庇後竟以賄敗而土偶至今承謬莫有能去之者

會稽山神祠建自隋開皇十四年累代加封王爵　本朝止稱南鎮會稽山之神子分教紹興日嘗陪祀至祠下其地兩山分脉自南而北兩

水夾流至祠下而合祠南面山山巔香爐一峯正對祠門其正殿中有石筍一枝高可丈許後人從其上加土爲衣冠之像聞故老云石筍疑有所長土像項下時迸裂歲加脩葺旣而復然郡守嶺南彭公誼命塑工設像多空其中乃得不壞彭公固賢守有方畧惜其未明鬼神之情狀耳蓋石筍乃山之靈氣所鍾故前人於其處建祠今妄加土偶秖以瀆之又建後殿設夫人像不知當以何山爲婦而作配乎考之洪武禮

制祭社稷儀式云神牌二以木爲之至嶽鎮海
瀆帝王陵廟下則云其牲物祭器儀注並與社
稷同此其當設主而不爲像貌亦明矣我　高
皇帝釐正祀典實萬世所當遵守有民社者於
此類宜亟正之不可安於陋習而不反諸經也
正統間有譚禧者爲紹興府推官會脩廟學禧
見大成殿材皆良木乃以他木易之作器又鑄
新銅爵易古爵後禧罷官過大庾嶺爲盜所殺
人以爲聖人之靈陰加譴罰也予曰禧爲人好

賄既挾厚貲僈藏誨盜故取殺身之禍聖人在天之靈固無不在豈若是之屑屑耶然亦足以爲貪昧無禮者之戒矣

成化丁未自六月不雨至於八月溪港皆不通舟楫先是嘉興諸邑船尾率盡鋤鑁之屬不約而同莫知所起意者水道枯涸藉此器以疏濬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成化間嘉善縣尹八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俱不育

以死鼠投溺中浸將腐埋於橘樹根下則橘大茂

鷄冠花子以手播於地則開時花䓁如指以扇播於地則花䓁如扇生瓜收種時以刀直剖而取其子則明年瓜狹而長橫剖而取其子則瓜圓而短又如一種甜瓜名金香合瓜圓而匾其色黃故名若收種時刮去皮明年種之則瓜色正白名銀香合又種芝麻者必著草屐赤脚種之則生莢甚稀其理皆不可曉

哥窰甆器破碎已離者用極薄開化紙飾下細石灰入鷄子青和勻與損處相粘著候乾用湯煮一過置之閒處三五日則如故矣

天順丁丑山陰儒士羅周聞御史沈性將薦之爲河間府學訓導周於正月三日扶箕召仙問事之成否箕忽書云風雷不改舊山河華屋年深蔓綠蘿仙掌雲銷金氣冷鳳臺人去月明多英雄早聽青銅吼感慨誰知白石歌回首五湖烟水闊且將閒興託漁簑詩首句言國家事其

後大抵言富貴易於銷歇諭周以不必仕也是年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而周事竟不成國事之變更前程之通塞鬼神已前知矣

唐明皇遊月宮事其妄誕固無足辨所記者亦各不同異聞録則曰申天師唐逸史則曰羅公遠集異録則曰葉法善蓋明皇崇信神怪嘗自云聞空中神語以欺罔臣下言之不怍則其下安得不競爲迂誕之說以相眩惑哉夫以明皇之身三綱俱絶借使月中信有宮宇可遊亦詎

容其淬穢乎

宋太祖改元乾德聞竇儀言蜀少主嘗有此號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然宰相之讀書與否其所關繫大矣豈特改元一事哉余因考我朝國號年號偶同於古之稱謂者如左　宋孝武帝改元大明　梁天監九年行大明曆　北齊神武於晉陽城中置大明宮建大明殿　唐有大明宮賈至王維諸人並賦早朝大明宮詩　元有大明殿　漢桓帝毋孝崇匽皇后靈帝

毋孝仁董皇后宮皆曰永樂　後周於蒲州東
南築永樂城置永樂郡　隋大業十三年朔衛
郭子和反自稱永樂王　唐代宗以永樂公主
妻田華　宋神宗時遣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
樂　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民方臘自號聖公建
元永樂　三輔黃圖云漢未央宮中有宣德殿
藝文類聚引漢宮殿名云長安有宣德門　南
齊鬱林王毋號宣德太后　宋東京有宣德門
金天眷初改德州爲宣德州元改爲宣德府

今稱宣府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 泰定帝崩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改元天順 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

潺𢺳亭筆記卷四

濯纓亭筆記卷五

長洲戴　冠　章甫

成化間湖廣旱襄王欲得祈雨者或云黃州有人善此術王使召之其人與三人俱來入山徧求龍見一石上有青綠暈曰此有龍矣恨老乃以錐抉石上果有一穴乂之穴漸大復以一竹筒探入穴口穴中水隨溢出須臾雲氣四合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其人以瓶罌貯石穴中水入城雨方可五里許城中皆徧惜所及不廣其人

云其處有龍年少可多得雨王恐龍怒致水患難制遂厚賜其人而遣之

吾蘇夏御史璣知大庾縣時歲旱邑人云大庾嶺下有龍湫祈則有雨但山谷深險不可入昔有主簿往祈以繩縋入雨驟至從者或溺死自後人不敢入夏公從數人以往以索自縋下出則令從者先登復以索援引而上其地有水洞方可半里許水皆玄色沸湧流出溪澗古木大可數抱蔽翳天日山背深密幽僻可怖以器繞

水求龍但得一生物則龍至矣或蝦或魚或蜥蜴之類得則疾出仍以筆誌巖下一小石得雨後乃令人送龍至故處而取石以爲信否則人從中道棄龍不至故處後祈雨則龍不應矣夏公爲人誠篤龍出雨降送之一如故事云

張士誠據姑蘇日開賓賢館延納諸名士慕楊廉夫名欲致之不可得聞其往來崑山顧阿瑛家潛令人伺於道中強要之既至適元主遣使以上尊酒賜士誠士誠設宴以饗使者廉夫與

馬即席賦詩云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甚慙旣而廉夫辭去士誠亦不復留也

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此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也宋亡節婦被元兵虜至嵊縣青楓嶺齧指血題詩石上投崖死廉夫責其不即死故詩云云嘗聞故老言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

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壞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康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視前詩可奪大不相侔矣夢之有無不可知予考宋景濂作康夫墓銘有一子一孫則無後之說亦非也或別一人爾夫士君子論事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節

婦被虜欲死而無便可乘迨臨險而後行其志既殺身以全節則他非所論矣廉夫之評誠過刻哉

吏部尚書崔公恭妻極妬悍公無子置妾未嘗得一顧顧則其妾必遭箠楚積十餘年妾亦無妊僚佐皆爲之憂公無如之何後其妻病死僚友不以弔而以賀知公之有子也踰年而公果生子鄉使公先其妻而卒崔氏爲若敖之鬼無疑也觀崔之事則世之懦夫制於妬婦而絕後

者多矣可不戒哉

鄧卿字志夔蜀人爲戶部主事妻甚悍戾嘗捶楚婢妾足指皆墮棄糞草中家人畚出棄道上鄰家兒以線繫足指曳竿上引鴟鳥爲西廠邏卒所執問所從得兒指示鄧處卒以聞詔下錦衣獄訊鞫具得其實卿坐削籍爲民

今世淫祠如觀音堂眞武廟關王廟文昌祠之類皆愚夫細人所爲至於迎神賽會瀆禮不經之舉非但糜費民財亦姦盜所由起爲世道慮

者力加禁遏可世顧今之從政者於此等事多闊略不省間有愚儒不學之徒訹於禍福之說反從而助之故邪妄之習日新月盛可爲歎息大抵建祠賽會必有首事之人乗時漁獵民財宜痛懲以法沒其所歛之物于官以備賑濟之用取土木之像投諸水火而以應祀神祇或名宦鄉賢神位改奉於中以塞其妄源則譸張爲幻之人知警畏而自息矣

天台陳公選　督南畿學政凡學校中有文昌祠

像皆移檄郡縣撤毀之公去後有諂瀆以冀非望者稍稍復之長洲邑學有生徒復捨財塑像莊嚴愈於昔後其人病疽死亦竟無聞於科目云

十二辰生肖莫知其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偶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爲偶寅虎虎則五

爪為奇卯兕兕則四爪為偶自餘無不然獨巳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巳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牛之蹄圻亦此義也

煮鹽者值久雨則鹵汁淡而不凝以皂莢少許入鹵煎之則成鹽矣凡欲辨鹵味之高下者以帶殼蓮子投之上鹵則蓮子浮在上中則在中

下則在下此亦物理之不可測者

諺云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又曰催科無善政此非有道者之言也以予論之不慈不可以掌兵不義不可以主財非善政不可以催科

林靈素以左道幸於徽宗其人固士君子所不齒然亦有可稱者如見元祐黨人碑則拜曰此皆三天門下仙吏也又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史言靈素每遇七日升座講說座下

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語多涉詼笑當時必有如東方朔以詼諧諷諫之言但其君臣皆昏庸不之省耳蓋方儉邪用事人既不敢正言故靈素託此將以悟主也不然何以見惡於蔡京奏其僭用尚方器物欲寘之法乎就使靈素無此亦決非童蔡之黨也

越城題扇橋北王右軍宅今為戒珠寺鑑湖亭賀知章宅今為千秋觀惟吳孜宅為紹興郡學時人有詩云右軍第作空王宅賀老家為羽士

官惟有先生舊亭館春風還在杏壇中
故事每秋後於闕下錄囚公卿咸在一歲訊及
一刼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爲貧故行
盜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貧也罔不貪黷貨賄較
諸白晝刼奪者爲甚尚不知愧乎諸公無以應
事在成化間時新昌俞公欽爲禮部侍郎在列
嘗爲人言之此頗與岳氏程史中鄭廣詩相類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
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笠亦來翁

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不答疑其爲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況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爲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即不吾信逹蜀無日也叔度俛首謝詰旦問翁則已行矣遂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取道萬山中皆閴然幽絕之境然

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至寮妻子亦無憊容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崒嵂若在天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曰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雞犬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異其語言衣服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此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篁鉤

棘人莫能至縱使木扳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乎是誠神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顙再拜衆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即抵成都矣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爲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

鄱陽李忠字仲彰洪武中爲會稽倉塘稅課大使既沒其子㝡年二十尚不識一丁字然頗有志於學時劉𥡴西江孟熈王鑑止內敬鄭梼莊原亨俱有文學盛名㝡數從之游每聞諸公談論僅唯諾而已孟熈謂之曰而欲與吾輩游須讀書乃可否則徒爲衆都養無益也㝡聞其言即感奮讀小學語孟諸書繼以經史作爲詩辭漸有可觀久之其藝遂與諸公頡頏當時士林稱爲劉王鄭李自是遂留居越中初鑑止令夏某

爲勗求婚於鍾氏旣納采勗辭歸鄱陽將粥先業來畢事一去五年絕無音耗女氏以爲存亡難必又恐其有他議以至負約意欲別婚鑑止計無所出更爲擇婿得朱氏卜日成婚是日勗來自鄱暫止錢清客邸假寐於榻目纔交睫若有人撼其首促之起者勗起視日尚早即疾行抵媒氏家隔岸呼船以渡夏子見之奔告於父曰李生來矣其父出視之果勗也即與俱詣鍾氏遂於是夕合巹相違於五年而成事於一旦

亦奇事也昺後定居山陰中澤里學成行尊越之大家爭延致爲塾師生三子二女鍾氏先卒昺悼之以詩曰三千里外來依日念爾都忘客裏貧共喜有男兼有女那堪無族更無親秋燈促織縫衣夜春雨催耕饁餉晨家業甫成身已歿傷心忍覩舊時眞越人至今能道之

海寧有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事覺婦坐繫獄母入饘槖婦使語所私者曰汝不能用計出我我亦終不置汝所私者乃市藥令潛內之其藥

飲之可氣絶數日而復甦婦飲而死七日獄吏驗而出之婦家買棺瘞於野所私者夜剖棺出尸飲以天麻湯而甦負歸其家隣人聞婦巳死忽復見之奔告於官執婦就訊其謀畢露竟坐極典所私者亦論死鄉令此婦獄未具而死於囹圄則得全其要領而同謀者亦幸脫矣今以詐出獄而兩皆不免殆鬼神使之然也予按太平廣記載劉震之女無雙沒入掖庭其姑子王仙客使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矯詔賜無雙死

三日贖屍救療得愈遂爲夫婦此藥蓋自昔有之矣

官府以木爲箸夾人手足指使之痛俗呼曰儹或作籫韻書有此字而非此義蓋杜撰也此必後世之淫刑耳今斷獄自有訊杖律文所載具有尺寸舍此而用淫刑仁者弗爲也或乃以此爲迂儒之言曰死獄不用重刑囚不欵服嗚呼獨不觀中孚議獄緩死之戒乎緩者非謂囚不承服而遂舍之也但從容以求其隱曲耳若用

刑太酷而遽則誣服者衆其害可勝言哉緩死一詞實聖人無窮之深意用刑之良法也司民命者其可忽諸

唐書隱逸傳云陸龜蒙門有巨石乃遠祖績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吳人相傳婁門內水涯巨石即是歲久埋没土中未有表識之者弘治丙辰廵按御史樊祉行部至吳始訪得之令人舁至察院之側作亭覆之題曰廉石吳少宰

原博爲之記

蠶被蚊螫則繭中蛹成蛆蓋正氣一爲沴氣所犯則正氣反爲所敗君子往往不能勝小人亦於此可驗

仕宦者至京師賂遺津要或有厚薄津要之人報之亦不同故京師語曰十兩銀到處尋一疋段看一半一疋紗沒處查

輦轂之下民物繁衆而風俗之澆薄爲甚會城大府亦然古者取士於田野莞子曰農之子恒

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人能力田務本置身山林之間非惟足以養心畜德至其子孫亦自有朴雅之風爲學亦深潜縝密與尋常市井人不同出而仕宦必多風節清介之士立家業爲子孫謀者盍亦擇所處哉

世傳鬼作詩云作音佐鬼今經幾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諸公勸我爲人好只恐爲人不到頭莊生所謂髑髏深矉蹙頞云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爲人間之勞乎即此意也

古人多以方言爲詩如韓退之因吳音以作爲佐故有方橋如此作之句白樂天因淮楚間以士爲恍故其詩云紅闌三百九十橋顧況因閩人呼子爲囝呼父爲郎罷遂戲作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近時毘陵詹事廉伯翟通判舜民用吳語作一詩云阿大（音惰）蘇州去（殻貴反）教渠（音其回反）谿谿搖途中防（音旁）跛舌切沒買宅曹盍南人呼大爲惰彼爲渠快便爲谿谿莫爲沒防爲旁

又呼與人爭辯曰跋舌呼諸零雜之物曰牢曹一詩四句純用吳語亦善謔也然作之音佐不特吳音爲然史云廉范爲蜀郡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不禁火民安作則蜀亦然矣

吳俗語必有義最爲近古如謂無物可食曰無窖仇池筆記江南人好以鮓脯膾炙埋飯下謂之盤遊飯食者以箸發之云掘得窖子謂杖痕曰虹虹俗呼如絳亦古音也蓋虹有青紅之色與傷痕相類故云又呼虹爲鱟鱟海中介蟲與虹義殊不近或云當爲耗俗謂虹霓常見則五穀少收而歲多不稔如耗損然

爾

謂具酒殽賀人曰𢻣勸𢻣音拔字書㓻肉也言㓻肉以勸酒也

謂與人共出錢置酒曰扛醵醵音詎字書醵斂錢飲酒也謂酒之清者曰撇潢醸酒初熟於缸面掠取其清者飲之謂之撇潢潢去聲見范石湖集又呼酒未蒸煮者曰生甘言生而甘美也謂拭案布曰幡布說文幡布拭觚布也又晉人云不見酒家幡布乎用久則爛謂條頭縈曰蘇頭蘇者鬚也古有流蘇摯虞曰以其縈下垂故曰蘇蘇鬚鬚古音通也今吳人呼人鬚亦曰蘇蘇謂小巷曰弄又城市中民居稠密處空一路通行曰火弄南史齊蕭鸞執其主昭業行至西弄弑之謂朴擊人曰鏖凡怒而欲擊之者輒云鏖渠一頓漢書鏖皐蘭下顏師古註云鏖謂苦擊而多殺也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謂自誇曰賣弄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義雖不同語亦有自

謂執業治生者曰作生活 梁蕭宏愛錢積至三億餘萬武帝見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田家常種之地間歇不種以全其力謂之曰易

周禮地官云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今人所謂易地蓋本諸此

上虞縣有夏蓋湖竊意湖乃瀦水之地夏月旱

暵並湖之田資其灌漑當名夏漑訛爲蓋耳吾蘇近閶門有水亦同此名郡志作夏駕謂吳王夏月避暑駕遊於此故名

濯纓亭筆記卷六

長洲戴冠章甫

吳人謂大風拔木發屋者曰風潮無雨者曰乾風潮凡風潮之作多在夏秋二季有風潮則無雷昔人謂陽在外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在內陰在外陽不得出則陰陽擊搏而爲雷風潮無雷則此理信然矣

浙人蘇平蘇正兄弟皆能詩平號雪溪嘗作繡鞋詩有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步月夜無聲之

句其格致甚卑然當時以爲絶唱目爲蘇繡鞋此正統景泰間事也去今四十餘年使平在今日未能窺作者之門戸尚得負此重名邪以是知世間事皆有倖致者豈特詩名然哉

成化間蘇州有一僧不知所從來自云終南山人姓趙人以其善食肉呼爲吃肉和尚其狀極類僧家所謂達磨者首戴一笠冬月僅御一袷衣未嘗衣絮往來諸叢林雪夜坐廡下人往視之見其髮上蒸蒸氣出每食肉盡數斤秋飯可

四五升惟不飲酒一飯則數日不食食必自炊煮極精潔坐則以手入衣中握其陰作飯時則以帶繫之扱腰間乙亥年冬至日死未死前一夕謂一老嫗曰我明日歸也嫗謂其將還故鄉耳詰旦起以木桶盛水飲之拜四方畢遂化亦無他異云或云茶毘時亦得十數舍利

陰陽拘忌之說類不可信信之者往往廢時失事君子亦盡人事之當爲順人力之可爲而已在天之凶吉無容心焉可也或曰朝廷曆日有

年神方位則方向不可不擇逐日有宜某事不宜某事則日辰不可不擇矣予曰堯之曆象授時不過教人順天時以盡人事我　高皇帝恐天下陰陽拘忌之說多岐作此以一愚民之心志使不爲術士所幻惑耳今自朝廷言之亦不盡信如郊天卜日必在正月上旬中旬祭先師必以二仲丁日不問其宜祭祀不宜也則日不必擇可見矣又累朝山陵復土皆不出五月豈有山頭利不利之語則方向不必擇可見矣此

事在世間最明白易見顧不能察而取信於術士邪妄之言何哉

江湖間脩眞鍊樂之徒秘書口訣千蹊百徑皆有理足以動人雖髙明之士猶爲所惑假使修鍊有此理則此輩亦神仙之流必能遠處山林逍遥物外豈苟就富貴之人而求利覔食哉吾鄉馬主事愈嘗遇方士勸其燒銀愈戲贈以詩曰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銀用擔水河頭賣與人方士慙嚎而去然

此詩本出徐氏涉世録又俞琰席上腐談亦記之愈但易其後兩句耳

腐談云伊川先生遊僧寺得丹書於佛腹中後如其法鍊之既成而未即服劉孟熙霏雪録則以爲明道先生事皆妄言也觀康節欲以數學相授二先生尚不肯學况丹書乎是特幻妄之徒藉口以自重其術爾

元時淮人趙氏富而好文嘗以詩賦私試士亦有狀元進士等第試畢設燕各贈金銀酒器以

名次爲差其家有明月樓以金壺及杯盤餉趙子昂求書春聯子昂題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當時以爲絶唱夫趙氏以貨利誘士而士皆樂就其試又私爲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氏政令之弛士習之卑亦可見矣

趙子昂善書有文名元世祖聞而召見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異之以爲非人臣之相使脱冠而頭鋭乃曰不過一俊書生耳遂命爲殿上春聯子昂題曰九天閶闔開宫殿萬

國衣冠拜冕旒又命書應門春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因出宋藝祖神像命之題贊以觀其志子昂踧踖良久題曰玉帶緋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傷神江南江北新疆土曾屬當年舊主人世祖大稱善

袁凱字景文松江之華亭人洪武初為監察御史時　高皇矯元政寬弛方用重典人不樂仕凱稱疾佯狂歸家　上疑其詐使人密覘之凱豫戒家人用米粉和餳貫竹筒中出之狀類狗

矣夜令人分布於道凱著破帽敝衣行歌道上掇取食之覘者以聞　上始不疑凱用是得全凱有文學能詩未仕時嘗謁楊廉夫廉夫作白燕詩自以爲工凱讀之殊不首肯翼日自作詩投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之大稱賞一時呼袁白燕云凱喜諧謔嘗賦虎詩及雷擊枯槐詞其指

皆有所諷刺鄉人至今傳之以辭俚不錄

長洲令劉輝湖南之孝感人嘗云其地有人行山中絕糧無所求食至一家見人病癭詿之曰我善治是疾所費麪一斗足矣癭人喜問其說曰可為餅百枚吾呪之則病去如其言其人每持一餅拂癭呪曰癭也癭隨我過山嶺呪畢盡持餅去踰嶺欲食之剖視其中如墨無一不然其人心惡之棄諸磵中癭人果愈於乎彼以詐求食而不得食此以誠求治而病卒愈是雖偶

然亦誠偽之所感召歟

毘陵王尚書璵在翰林時家人食鷄而骨留咽中醫莫能治疾亟或云城外有人能持咒治此者即往求之其人以水一盂置案上書一符焚之久之聞其盂鏗然作聲則骨已在水中矣病者在家覺咽中有物挺出計其時正持咒之頃也其人自云胡僧所傳竟莫曉其何術

今世祝壽者多畫壽星圖予嘗見宋人題識一通不著姓名其辭曰章聖皇帝踐阼之明年有

異人長纔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人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有旨召見內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爲對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宸眷方渥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勑圖其像云云

荆湘間諺曰三十里外不帶繖好大膽五十歲後不買板好大膽言行三十里外則風雨不可

期五十歲後則生死不可期爾然人生兩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然哉又有常言曰出外十里爲風雨計出外百里爲寒暑計出外千里爲死生計其指與前語同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涖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己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摭拾以爲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聯翩

而起漸升於空有群烏爭噪而攖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剋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

楊公之為浙江按察使也嘗語人曰衆人所畏者我獨不畏衆人不畏者我獨畏之人問其說公曰權豪勢要人所同畏而我不畏金銀人所不畏而我畏之語雖粗激亦足見其所操執矣

弘治癸丑夏六月紹興郡不雨以故事迎龍於

郊外名山太守遣邑丞往用木桶盛三龍來以
布覆之闔郡官吏父老匍匐拜跪導以簫鼓儀
仗供於城隍祠中使羽流朝夕焚香諷經予詣
祠下求龍觀之羽流發覆以視乃一蜥蜴再發
一器曰綫龍者乃一水蛭耳餘一器不復觀知
其皆此類也明日一龍死謬云飛去郡中果雨
自太守以下復送之郊外禮數甚虔郡人喈喈
以爲神於乎昔韓退之感二鳥而賦蓋二鳥雖
微非僞也今三龍乃贋物而蒙敬禮如此又曾

逢澍雨之適其僞得不敗亦云幸矣雖然世之
幸者豈特三龍哉
何宇新廣東新會人親没廬墓致猛獸馴墓門
宇新病篤舁至家獸隨而入城已而其病少間
恐獸齧人因還墓所獸復隨往人皆異之宇新
後登鄉薦仕至光禄署丞
有提學山東者不欲言其姓名在官廣通餽謝
還家以甕盛銀若干與其妻瘞於室中一夕其
妻夢甕中銀化爲灰疑有異發而視之銀宛然

在未及瘞也是夕盜入其室盡取而去若發銀以待盜者造化之巧如此

林弘閩人爲嘉善令狠愎無狀嘗殺一家無罪者數人先是弘認都御史聰爲同族聰鼎貴吏莫敢詰其姦故得肆志爲惡後爲怨家所訐坐繫獄荷校日久髮盡禿卒受極刑於市其妻流落辱身於一伍伯嘗在弘左右者遂爲夫婦恃權要而虐民者亦可省矣

葉恩臨海人爲池州守常侮一教官教官撫其

不法事陳於朝恩坐謫戍後有子爲御史恩作詩戒之曰柔道元來是妙丹我因不服病多端從今說與兒曹道唾面還須待自乾詞雖鄙近然亦可謂有所懲而毖後患者矣

姓源珠璣一書江陰楊信民所著舛謬特甚如漢文帝武帝本劉氏而列於漢姓之下宋本微子啓封於宋以國爲姓乃列宋武帝宋徽宗不知武帝之宋本姓劉徽宗之宋本姓趙也如此類甚衆此等書豈足行世而泉坡抑菴二王公

爲之序二公皆翰林宿學曾不辨其妄信民嘗爲文淵閣纂修官當時以文學推之其淺妄乃爾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殆斯人歟

言不可容易發事不可容易處人不可容易交財不可容易取牲不可容易殺訟不可容易興田不可容易買屋不可容易起官不可容易近賓不可容易主婚不可容易求女不可容易許業不可容易棄宅不可容易徙盜不可容易疑人不可容易毀讒不可容易聽勢不可容易倚

欲處事之周詳當究心乎斯語右予暇日偶述者書之以自省云

弘治七年五月十七日蘇州衛印無故熱如火手不可近凡四日而止

予在紹興日庠士章材章槩言其家去海不數里海上有山多龍湫歲旱則往求龍嘗有人得三足鼈以盆盎盛之或在或亡盖神物也予嘗讀爾雅曰鼈三足爲能字書能字切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道家有天地水府三官神像

像前塑一物如鼈而三足曰能俗傳龍將下吸水作雨能則先往水垢自淨諸蟲魚皆遁去蓋若龍之前驅云

京師諸公署俱不敢擊鼓爲節恐混於禁鼓之聲以避尊也獨寺觀考擊鍾鼓不避無君之教此亦其一端云

佛者黠虜爾中國之人從其教者報師之道無不盡心焉崇飾刹宇殫竭誠力所費動以萬計至一齋供之微必極虔潔吾孔子之道其有益

於世若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爲之弟子者皆富貴尊榮然其間不肖者往往因修建廟學而侵牟以爲己利春秋釋奠雖先事展省亦纔具文而已實則皆委之吏胥輩甚者牲酒瘠酸器物窳敗不問也以若所爲其有愧於異端之徒多矣毘陵謝子蘭嘗因四月八日浴佛會賦詩曰銀盆香水紫金身膜拜殷勤緫市民周孔豈無初度日儒生誰爲薦溪蘋讀之亦可爲一嘅也

建昌人上官㬎能以呪語捕蛇又能呪蛇盤結作字以占人家凶吉出則以一囊負蛇於背長樂謝士元守建昌時虎近郭傷三人士元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兵弩甚盛㬎過見之曰捕一虎何輙張乃爾衆知其有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㬎曰但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然火先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眈眈可畏㬎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乃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

虎垂首弭耳如畏然遂撫其頷而乘之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嚙杲足杲呼獵徒曰可急刺虎救我衆遂叢矟刺虎殺之人問杲何術杲曰此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西京雜記言東海人黃公能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蓋自古有此術矣

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輒謹護之一夕夢神令其張口噓氣與

之江寤覺筋力異常遂能徒搏猛獸嘗運粮至京師途中與漕卒爭道衆欲毆之江持小桅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敢近江居家常牽犂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不能及

景泰間山東有一人日能行五百里泗水至布政司三百五十里一晝夜能往返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濙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后哀詔始信其能前

知也後　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獨歐陽圭事不爲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永叔之裔乎永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後竟卒於京師

天順初徵撫州儒士吳與弼至京師與弼以道學自負待人頗簡倨有士人往謁與弼久不出士人殊不堪作詩投几上而去其詞曰假不假亏眞不眞巖巖氣象實難親何如東魯文章主勉勉循循善誘人與弼見之大慙

濯纓亭筆記卷七

長洲戴　冠　章甫

杭州士人張天錫名能文詞嘗作鄭元和詩曰鄭子一寒如此哉形容憔悴轉堪哀歌殘市上蓮花落忘却天邊桂子開風雪有情隨苑鞚雨雲無夢到陽臺君看身上衣千結總是風流换得來按唐人小說汧國夫人傳鄭生者本宦族子與妓李娃狎昵流落不歸後遂行丐於市俳優往往以爲戲劇且傳會其名爲元和云故天

錫賦此

宣德初御史李立奉璽書清理軍伍涖蘇常諸郡立旣刻薄而蘇郡倅張徽者山西人尤酷暴專誣執民爲軍視産業親故貫籍姓名微有相涉則謂其人曰汝欲爲軍乎欲爲鬼乎有與辨者輒死杖下於是民率誣服求生無得脱者後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時蘇人成規爲御史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㗖其目睛人皆稱快有子流落於蘇目雙瞽行丐於市予及見之

道中人指之曰此張徽子也同時常倅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者必力爲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比喪歸常民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立祠於江陰之君山祀之楊文貞公爲記其事觀二張之始終則善惡之報昭然矣

劉孟熙霏雪録記人作詩以翁仲爲仲翁好事者續其句以戲之曰翁仲何嘗作仲翁讀書端的欠夫工想君難入林翰院貶向通州作判通

永樂間有祭酒作詩用弓雕字或嘲之曰雕弓元不是弓雕此等吟詩不致標嗟我亦堪爲酒祭可憐無計達廷朝少嘗聞此二詩他日讀詩林叢話云有在高州校文者見士子詞賦中押來儀凰鳳主文戲作詩云考試到州高吾徒愧冐叨來儀賦凰鳳素節咏羊羔騷客稱原屈貪人嫉餮饕如何得元解歸去學潛陶觀此乃知前二詩亦有所本也

胡祭酒儼云幼時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蘸樓

晝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聲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也嘗聞早朝雞人所唱詞曰日出卯照萬方光四表不知何人作

長洲趙禎汝吉由刑部員外郎出爲袁州守諸僚私廨皆嚮南獨推官廨嚮北汝吉爲改之作門之日發地得碑石記當時作廨者有趙禎名是雖偶然符合亦可見數之前定也

蘇之閶門北濠有顧嫗者夢故夫曰我死不幸昨夕已托生爲犬今在某家黑喙玉色者是也明日嫗令人往訪其家乳犬中一雛毛色如夢囑其家曰愼毋以此犬與人稍長能自食乞我養之後嫗遂畜犬於家犬曉解人意行止隨嫗夜則登嫗榻與同寢人問之嫗亦不諱但云前世事耳嘗聞頃年刑部有犬姦婦人而噬殺其夫之獄前史所稱盤瓠狗國者殆不誣矣

本草云螽蜇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端午日

收取夫婦佩之令人相愛盖物有非類而爲配偶者如蛇與龜猵狚與猨駼與驨皆是也又如驢父馬毋而生曰騾驢父牛毋而生曰駝駱驢騾相合而生曰青騸嘗有畜鹿與驢同處者忽生一物似鹿非鹿似驢非驢人不可得而名大抵物之非類而合雖能成形質而不能恒生育如花樹接換他木則卉實異常復以其實種之則卉實如故造化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可亂也

水東日記云四方人相譏誚多以土名土俗爲標榜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亦嘗因是考之如吳人曰鹽豆兒晉王武子食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意者鹽豆之稱本於此又柳子作捕蛇者說故廣西曰蛇蠻漳州有過癩之說泉州多癘疾之人故閩人曰癩蠻五代史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爲事建許州舞陽人今稱河南人爲偷驢賊疑爲此故也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

諫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獠音如
爪蠻夷之稱故謂山西人曰獠子梁州倉有大
鼠長三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故謂蜀
人曰老鼠其他必皆有緣起或一時之方言或
經史之故事不可盡知也

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
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
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
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

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詒其妻曰兒死已焚之岌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後岌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也曰公有子在已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乃從吏遂與

僕送兒至涪岌之親舊聞其事醵金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顧天錫在刑部時與岌爲鄰爲予言之

弘治中有楊會者宣城人以星命之術遊公卿間吾蘇劉與清爲御史與會善時會鄉人貢元禮爲吏部郎中旦暮有卿亞之除會私謂與清曰貢公今年最憂者十二月安望陞轉乎公試觀之冬十二月七日南京科道劾元禮彈文至

輿清以告會曰必無可爲已而果外補又曰明年耿吏部殊不佳次當是葉戸部輿清曰若然誰當代之會曰無如屠朝宗倪舜咨二公然倪終不能勝屠明年春耿果卒葉亦去位已而屠轉吏部倪轉南京吏部會言皆驗又倪公在禮部時方擇良家子備尚主選凡三人曰陳廣者永平富人子賂巨璫李廣爲輿援自謂必中選先是輿清嘗稱會術於倪倪召會示以三人之命俾推之詔曰是皆習舉子業他日何如會指

首一人曰此僅有微祿然科目非所望也餘皆平平耳倪笑曰是旦夕爲駙馬矣何謂云云會曰是皆非貴命我不能曲辭遷就也明日入內見　太皇太后垂簾自閱之皆不稱旨而罷

京師太學前栢林寺有二生從僧假寓室僧云室有怪不可居二生意僧謾語不之信笑曰我儒者不畏怪遂携行李就室至夕二生對榻一寐一寤寤者見七人貌正黑次第入室持寐者

兩股反覆不已至曉問之寐者曰但見黑人摇
撼我其手如氷明日謂僧曰庭中樹下必有物
請發以驗之發地果得鍋釜七枚碎之其怪遂
絕

露布者文心雕龍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是
也於雨露之露初不相涉初學記引春秋佐期
云文露布武露沉及宋均云甘露見布散者人
尚武其說大謬

通鑑綱目漢章帝建初五年遣弛刑義從就班

超平西域王幼學集覽云義從西羌種名居湟中此說非也義從自奮而向義願從者猶今之自願軍前報效人耳集覽見漢書有湟中義從胡故誤以此爲羌名義從胡亦胡人欵附而願從征者非羌之本號也

至正三年余守越夏六月不雨率僚佐禱群望又不雨河流且竭歲將不登心甚憂之父老或進曰郡有楊道士者能以其術致雲雨請召試之余信道不篤又以百姓故設壇長春宮禮

致道士如父老言既而天果雨民獲免饑因作歌以紀其實復以報道士云昭陽協洽紀歲曹祀融司權要(音腰)赤條榑桑揚齊金流膏赤熛烜赫氣鬱陶爍石焦土田莫薅暴尫奚益泉口嗸太守何憚徒市勞陵嶽擇(音探)穴掣靈燾密雲不雨屯西郊父老走白相呼號有物爲虐肆其饕晥䀢(音宛)隅目出頂坳(音凹)走行如風三尺高朱鬒(芒亞反)鬣(音濟)髽(音撾)騁趫(音喬)虓(音哮)恢恢天罔眺敢撓道士楊姓衆所褒摽(音帝)摣(側加反)鬼物死阬濠稽

頯致之不敢謟(音叨慢也)方相導前剡左操蕲鷄巽
方醿桂醪玄弋(趹一字)翳曳雲稍急繕怒目磔髯(音二)
髦八靈效職屬韃橐(音高)奎踽趣(音厥)張飛棘桃魃
(音其)戜(音判)畢方適爾遭批拉戟撮熾火炰耕父遠
因女魃捎殲殪罔象掀魖(音虛)猱清泠神潢潚(音沸)
奔濤目察匽陬神遐遨檄召五星鏘雲璈秘章
宣奏絨重槖(普袍反囊張大貌)頊刻六合陰陽交枝間
少女風飂颸迅霆軒(披庚反)輳(魯鄧反)聲伐鼛飛電
列鈌激九睾霈澤雲浩足滌煎熬神情駴(與駭同)腭

恍若醄離離禾黍絶秀萬歲書大有聲愔愔太守之責或可逃作歌以報慚綈袍右元紹興路總管白野泰不華所作并書令碑刻在郡之長春觀于愛其辭翰之美且泰公以忠死其詩尤當傳也録之如右

今世陰陽家以某日人死則於某日煞回以五行相乘推其殃煞高下尺寸是日喪家當出外避之俗云避煞然莫知其緣起于嘗見魏志明帝幼女淑卒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群諫

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爲制服云
云又聞車駕幸許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
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所謂避衰即今俗云
避煞也其語所從來亦遠矣蓋其初特惡與死
者同居故出外避之而人遂傳會爲此說也
正德改元都下有王氏者家甚富聘孫氏女爲
子婦將婚子瘵疾死恐孫氏匿其聘財秘不發
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陽許之至親迎
日王氏以其女僞作男子往迎婦女家亦令其

子僞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氏意兩女共一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說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於家不遣王氏方悟受其欺已無及矣先聘其女之夫家訟于官兩家當各坐詐罪親舊議以孫氏之女歸聘王氏女之夫家官以律雖無此法而情則順也聽之一時盛傳以爲奇事云

浙江藩司以文移申巡按御史書上旬日偶忘

初字御史駁問時餘姚謝瑩爲司中從事名多智官召瑩問計瑩曰此易耳復申日朝廷頒降曆日止云一日二日並無初字故不敢書實非脫漏御史無以罪也又吾鄉爾長史昌爲教官時申文誤書百爲伯御史駁曰百是數目何以作伯叔之伯昌報云竊覩大明寶鈔上印文曰幾伯貫文用此伯字孟子曰或相什伯亦用此伯字時王之制既如此古經之文又如彼此必字書通用也御史亦不能難二事甚相類瑩即

閣老于喬之祖父也
瓊山唐綃成化己丑進士爲江陰令廉而恕時
時越法有所縱舍御史怒其專擅劾爲故出罪
當謫戍綃無以自明奮怒引刀自剄而不殊時
武進令熊翀綃同年進士也聞之亟令善治金
創者往視之醫云可縫合其傷處而傅以藥踰
時目少瞬則生否則不可爲矣已而目瞬果不
死翀復令人代綃詣闕訟冤章下南京都察院
辨之事白綃得復官嘗怪喉管脆薄安能勝縫

紉線又必敗何以能聯屬醫云用藥煮過桑皮
絲柔韌不斷以纖鍼引而縫之與肉相入乃施
藥則自不潰敗故得愈也唐史安金藏剖心以
明皇嗣之不反五藏皆出血流被地武后使醫
内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則醫
之治法自古然矣

公羊傳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注謂以目通旨曰
眣即今俗語所謂眼色也史記項梁將殺會稽
守殷通詐召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斬守

眴義與眹同又楚辭曰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目成樂府子夜歌云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獨酌謠云眼語送杯嬌五代史韓建傳云天子與宮人眼語皆此意也

國初吳中有沈以潛者世業醫讀書能詩與玄墓寺僧萬峰善僧患瘵疾久不瘥以潛屢製藥療之以潛被薦入太醫院居京師一日僧命其徒詣以潛家求療語其家人云而主今歸矣家人以爲妄遣之去不可曰吾師未嘗妄語也夜

分以潛之僕果自京師歸云吾主恭使出京已至毘陵矣其徒即與沈之家人往迓焉告以故以潛遂不過家而詣師師問吾疾可起乎以潛曰但有治法必無瘥理師云遲子歸吾已不相見恨無以報德吾有地葬之當吉今為子定穴耳明日偕至其地曰笠山從某至某亦不甚廣師指示之曰子欲自致富貴乎欲遺子孫乎以潛曰吾老矣願遺子孫師曰若然宜少退數步取石志之未幾師沒以潛竟用以葬其祖母後

若千年其諸孫布政杰諭德壽輩果相繼取科第爲顯官鄉人多能道其事者予謂師之術神矣然以潛初拜官千里至家過門不入而與一病僧會其平日存心之厚可知也斯所以獲福者則豈獨以區區葬地之故哉

吾蘇鄭謙叔將葬其父穿壙穴遇前人壙謙叔即止而掩之夜夢深衣幅巾者來拜謝意是壙中之靈也荻扁王氏治葬地亦遇壙堅不可破是夕夢人告云我蘇州城隍神廖同僉之墓也

慎勿發發則汝家受禍矣王氏不聽竟發而葬之葬後三日塚夜被發倒懸其尸於墓木莫知其由又不自警仍埋於故處不一月而其家延燎殆盡大抵穿土遇舊壙不問凶吉即當掩築此仁人之用心也兩家之事足爲後人鑒矣。

弋陽汪鳳成化間爲南京刑部主事獄故多鼠夜則出齧重囚手足及耳目囚爲桎梏所拘莫能禦惟呻吟𧦝呼而已鳳命市四猫畜之獄中鼠患以息鳳四子僎俊偉佃俱登科俊偉同入

翰林又何尚書文淵嘗患獄鼠爲害令吏卒買油然燈後其子喬新亦仕至尚書人以爲陰德之報也

刑部主事長洲孫霖每廵視獄舍奸箠楚重囚至有死於杖下者因聞其來多求自盡刑部郎中金華潘琚亦然嘗訊囚歷事前血肉狼籍故二人皆不得年且無後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雖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亦不

受毘陵王尚書僎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郤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難也

陳大常師召莆田人性誠篤如愚初在翰林時考績當詣吏部而誤入戸部坐司務廳頃之司官至莫曉其故亦不敢問良久人漸集師召問曰諸公皆考滿乎衆知其誤乃曰此戸部也大

笑而出他事多類此

紫河車藥名出陜西鳳縣丹家云用聖石九兩取水二斗烹鍊而成紫色者是已或乃以少婦初產胞衣紫色者納藥其中名紫河車此大謬妄盖未嘗讀醫經本草而爲是言也世豈有污穢之物可爲長生之藥乎方士誑誘貪愚之人其說大抵類此

青瑣高議云韓文公之姪湘能開頃刻花因開牡丹二朶其上有詩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後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云孚考之湘乃韓公姪老成之子公集中詩題亦云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湘後登長慶三年進士第非方外之流也凡神仙幻化之說率多傅會以公嘗排斥釋老故其徒之不逞者造言以譏之耳按公自貞元八年舉進士至元和十四年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時巳二十八年藍關去京兆無二百里公仕

如此其父往來道路熟矣寧有不知其地名而須問乎其謬妄亦不待辨而明矣

舊說鸕鷀吐雛不卵生兎口吐其子予按寇氏本草衍義曰澧州官舍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㲉布地其色碧豈得口中吐雛全未考尋可見聽者之誤觀此則兎之生子恐亦無自口出之理